

爱泉河

印子



爱泉河

邝宇 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西宁

爱 泉 河

邝 宇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)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 9.5 插页: 2 字数: 213,000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2,560

ISBN 7-225-00165-5/I·20 定价: 1.85元

朝霞如画，南风送爽。

一辆桔红色的出租“的士”，驶离了金光笼罩的大都会，宛若一支燃烧的箭，向东南方的牛郎织女山射去。

装有空调的车厢里，两位男女乘客陷在后排的软座上。男的叫伍熙升，地委副书记。他头发花白，身子单薄，面带病容，乍看去象七旬老翁，其实才五十三岁。兴许是精神不济吧，他头枕椅背，正在打瞌睡。女的是他的妻子李园园，地区文化局副局长。她烫发戴蛤蟆镜，穿着入时，宛若少妇。此时，正兴致勃勃地欣赏车外的风光。

侨乡多美哟！榕树掩映的村庄，大多是两层或三层的小洋房，有的楼前还带小院子。村前，鱼塘如镜，绿波轻漾。塘基村旁，蕉树片片，悬挂着沉甸甸的香蕉；长叶丛丛，托着黄澄澄的菠萝。田野里，稻浪滚滚，茁壮的禾苗正抽穗扬花。山岗上，层层梯田，甘蔗成林。啊，到处是喜人的丰收景象！

“的士”在水泥公路上疾驰，两旁的小叶桉和葵树纷纷向后退去。绕过一个山岗，侨光医院隐约可见。六层塔形大楼的飞檐碧瓦，科研大楼华夏钟上的鲲鹏铜像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医院后面的牛郎织女山，云蒸霞蔚。两山间流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，当地人称为泪泉河。它从东江流出，拐一个大弯，又流回东江。顾名思义，它自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

“的士”在侨光医院门口戛然停住。伍熙升夫妇下了车，

也不与司机打招呼，便傲然进了大门。

侨光医院，选址得天独厚。依山傍水，环境幽静，不是公园，胜似公园。路边，绿水修竹，亭台花榭，遮掩着一块块芳草地和几个小小的金鱼池，相映成趣，浑似天成。汨泉河上，一座雕着无数喜鹊的石拱桥——七巧桥，把这边的医疗区和那边的生活区连接起来。桥下流水潺潺，群鱼嬉戏。两岸垂柳依依，象两排轻歌曼舞的仙女。

生活区让一条水泥路分为南北两半。南部是招待所、商场和家属宿舍，北部是大礼堂、体育馆、集体宿舍和游泳池。女儿伍姝纺住在三号集体宿舍。

女儿的房门上了锁。夫妻俩愣住了。难道昨天的电话肿瘤科没有转告她，还是仍在生父母的气？

上个月，他们第一次来侨光医院求医，因在伍姝纺婚姻问题上话不投机，父女俩吵翻了。

“我不爱赖照灵，你们喜欢他，就认一个干女儿嫁给他吧！”

“不喜欢赖局长也罢，但你不能嫁给纪铭先！他是什么人？摘帽右派，劳改释放犯，还有复杂的海外关系。他的年龄，足可以给你当父亲了。”

“这我不管。我爱他，这就够了。婚姻自主，谁也不能干涉！”

“我是你父亲，完全有责任阻止你的荒唐行为。”伍熙升动了肝火。

“荒唐？干涉别人的婚姻不荒唐？”伍姝纺反唇相讥。

“你……忘恩负义！从今以后，我和你断绝父女关系！”

伍熙升怒不可遏，挥着手喊道。

“断绝就断绝！”伍姝纺毫不示弱，转身出了门……

这时，一个胖胖的女孩走过来。

“伍叔叔，李姨，你们刚来么？”

伍熙升夫妇认得这姑娘。她是肿瘤科的护士，外号小胖，是女儿的邻居。李园园拉住小胖的手，热情地说：

“是小胖呀！你见伍姝纺了么？”

“她可能是打听纪大夫住院的地址去了。”

“哪个纪大夫？”伍熙升问。

“纪铭先大夫呀！你们不认得？”

“他住院了？”夫妻俩面面相觑。

伍熙升再次进侨光，目的是想说服女儿请纪铭先为自己看病。现在纪铭先受伤住院，这伤是轻是重？住院时间是长是短？以后能不能看病？都不得而知。夫妻俩的心情甚是沉重。

“伍叔叔，李姨，纺姐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，你们就先到招待所住下吧！”

有什么办法？只得如此了。夫妻俩点点头。

招待所几乎住满了人。他们被安排在一个简陋的双人房间。小胖一走，李园园便发牢骚，说这种客房连街头补鞋的也不愿住。伍熙升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说：

“龙游浅水遭虾欺。等姝纺回来再想办法吧。”

李园园开了座扇，撅着嘴坐在硬梆梆的木椅上，担心地说：

“阿纺还有气，回来也不一定理我们。”

伍熙升没有吭声，蹙着眉走到窗前，俯视着河堤的石板路。第一次慕名来侨光，是想请纪铭先给自己看病。当发现女儿爱上了纪铭先之后，他才毅然改变了主意。在赖照灵的帮助

下，住进了市第一人民医院。尽管挑选了最好的医生，用了最好的进口药，但病情仍不见好转。昨天下午，主治医生建议他转侨光请纪铭先治疗，说他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。医生的建议，使他意识到，市第一人民医院对他的疾病已经无能为力了，只有纪铭先才能治好他的病。于是，他不得不再次来到侨光，主动与女儿和解。尽管上个月父女反目，但他想，念父女之情，女儿不至于见死不救吧！

“咳！当初你不该当着阿纺的面骂纪铭先。假若他知道了，即使是轻伤，也不一定能给你看病？”李园园心绪烦躁，边说边叹气。

伍熙升很懊悔。当时在盛怒之下，他把纪铭先骂了，而且几乎是倾尽他所掌握的污辱性的词语。如果女儿将话传给纪铭先，纪铭先肯定会拒绝给他治病的。当然，如果同意女儿与纪铭先结婚，翁婿之间，情形就另当别论了。可是，这样做妻子会同意么？他想征求妻子的意见，又怕惹她反感，不禁喟然长叹道：

“如果纪铭先拒绝给我看病，那我只能提前去见马克思了。”

李园园坐在写字桌旁，默默地织毛衣。织了又拆，拆了又织，脚下仍是一团乱线。她为丈夫的病情恶化担心。现在听到他绝望的哀鸣，心里象压上了一块千斤巨石。她抬头望着丈夫越来越多的白发，说：

“老伍，要乐观些，精神治疗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听阿纺说，肝病可用气功疗法……”

“什么气功？我现在是遭气攻！”丈夫不满地打断她的话，“家门不幸，收养了这么一个刁蛮无情的野……”他想说

“野种”，但又觉得不妥，便咽回去了。

“到上海去治吧！”她无心再织下去了，便把半截毛线衣扔在桌子上，“我过去的一位同事在上海工作。她丈夫是市委常委，也许她能帮上忙。”

伍熙升摇摇头：

“舟车劳顿，我怕吃不消。再说，久无来往，人家也不一定乐意接待。”

李园园眼圈红了。

“那么就回市第一医院吧，要么到省人民医院。”她想建议去肿瘤医院，但没敢说。

伍熙升沉吟着说：

“如果纪铭先伤不重，办法还是有的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让姝纺嫁给纪铭先。”

“亏你想得出！我不同意！把孩子交给一个可以当父亲的老右派，姐姐在九泉之下也会恨我们的！”

李园园的姐姐是个小学教师。姐夫是个中澳混血儿，在堪培拉一家化工厂当工程师。结婚不足一年，姐夫在一次锅炉爆炸事件中死亡。姐姐没改嫁，悉心抚养女儿。哪里想到，外甥女三岁那年，姐姐患了食管癌，不幸去世。临死前，姐姐把女儿托付给李园园，希望她把女儿抚养成人。

“我们对得起大姐。姝纺大学毕业，现在已成为出色的大夫。当然，我们这样做，也是出于无奈。何况，姝纺自己执意要嫁给纪铭先，我们何必反对呢？”

“反对的是你，同意的还是你。”李园园不满地白了丈夫一眼。其实，她不同意，是另有说不出的原因。俗话说：养儿

防老，积谷防饥。纪铭先当过右派，社会关系复杂，政治运动一来，他当“运动员”不算，还要株连亲属。如果选择赖照灵当女婿，日后就有了依靠。他现在是卫生局副局长，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。何况亲家翁是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呢！如果她李园园想升官，还不是亲家翁一句话？丈夫是没指望了。“文革”后，他从正厅级降为副厅级。即使没有病，也早被人架空了。夫荣妻贵，夫衰妻贱。她要过好日子，要升官，就得有靠山。而赖照灵就是“泰山”。唉，可恼那丫头不争气，有龙不乘偏随狗，真气死人了！而现在丈夫为了活命，居然也同意这个愚蠢的选择。这叫她怎么不恼恨呢？

伍熙升见妻子不答应，不禁凄然泪下：

“真是人情似纸薄啊！想不到做了二十二年夫妻……我伍熙升命中注定不得好死了么？”他仰面倒在床上，发出阵阵揪心的呻吟。

李园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她站起来想安慰丈夫，可一阵头晕，又坐了下去。严酷的现实，要求她在丈夫的生命和女儿的幸福之中作出选择。

“园园，我的命掌握在你的手里……救救我吧！”伍熙升艰难地爬起来，跪在床上，向她伸出双手，苦苦哀求。

人非木石，孰能无情？二十二年前，是他把她从危难中拯救出来。结婚后，他为她创造了优裕的生活环境，还极大地满足了她的虚荣心：入党、提干、做官。她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他是大恩人啊！如今他有难，怎能见死不救呢？她走到床前，用手帕抹去他脸上的泪水，说：

“好吧，我答应你。”

伍熙升化悲为喜，把妻子搂在怀里。

“园园，你对我太好了。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。”

李园园生怕被传染，轻轻推开他，走到窗前抹泪。

伍熙升走过去，理着她蓬乱的头发，自我解嘲地说：

“那次我着实太不冷静了。我们都是领导干部，怎么能干涉女儿的婚姻呢？俗话说：姻缘天定。确实不无道理。要不姝纺怎么会舍掉赖照灵而要嫁纪铭先呢！就说我们吧，如果不是天定，怎么会结成夫妻呢！”

李园园微微颌首：

“一会儿阿纺回来，你说话可要注意，千万不能急躁。她可是吃软不吃硬啊！”

“还不是我们把她宠坏了。”伍熙升见妻子想通了，暗自高兴。“我们向她多作自我批评就是了。”

“听小赖说，纪铭先性情孤僻，恐怕他……”

“只要他成为我们家的女婿，自然会给岳父看病的。我们舍了女儿……他又不是傻瓜。”

丈夫的话象吹来的一阵冷风，李园园不禁打了个寒战。丈夫在作交易——牺牲女儿的幸福，来换取自己生命的延续。这种人，哼！必要时，也可以拿妻子作交换的！

“这件事还不宜向赖照灵摊牌。”伍熙升向妻子叮嘱道：“如果他询问我们，就说不知道好了。”

李园园心里骂他虚伪，嘴里却说：

“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小赖。他为阿纺和我们出了不少力，也花了不少钱，可结果……”

“这是宿命。”伍熙升不再讲马列了。“孔明说过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谁叫他没福气呢！”

2

夕阳西下的时候，伍姝纺回来了。

姑娘没进医院大门，却拐了个弯，沿汨泉河东岸向宿舍走去。

姑娘长相既不象爸，也不象妈；高高大大，倒象个西方姑娘。肤白胸高，肩阔腰细，微黄略曲的黑发扎成马尾。她穿着的确凉衣服，上白下灰。黑色的塑料凉鞋，已有三处烫补过。

她脚步沉重，面带怒容，边走边用柳枝抽打着路边的岩石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

“陈主平，等着看吧！我和你没个完！”

两天前，野猪岭地下医院塌方，五人受伤，纪老师也在其中。对于纪老师的伤势，众说纷纭：有的说伤势很重，尚未过危险期；有的说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双腿已残；也有的说只是虚惊一场，身上破了一点皮。得不到确切消息，她心焦如焚。她到处打听纪老师的留院地点，却无人知晓。这两天，她寝食不安，魂不守舍。她担心他会发生什么意外。就在她焦躁不安的时候，有人给她透露消息：陈书记看望过纪铭先。于是，昨天早上，她就去找陈主平，打听纪老师的留医地点。

“哦，是小伍，请坐！”

秃顶、荸荠脸、大腹便便的陈书记，在塔楼六楼值班室接见了伍姝纺。他笑容可掬地让座、沏茶，还拿出几个大雪梨招待。陈书记很关心妇女，尤其对美丽的姑娘，更加热情殷勤。

“陈书记，纪老师在哪个医院留医？”伍妹纺无心喝茶，开门见山地问道。

“纪铭先？”陈书记从眼镜上框审视着她，“上级要求对治疗情况和地点保密。小伍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不能说。”

“陈书记……”伍妹纺急得掉眼泪了，“你就告诉我吧，让我看一眼也行。”

“不行噢，小伍，这是党的纪律。我作领导的怎么能违反呢？”陈书记站起来，严肃地说：“上级反复强调，一定要保密。这有利于救治伤者。听说你在到处打听消息，这可影响不好噢！”

“怕影响不好，当初就不应该抽调纪老师去挖洞。”伍妹纺也气愤地站起来。

“什么？”陈书记的圆脸一下子拉成了马脸，“你怎么能这样讲话！”

“就是嘛！”伍妹纺毫无惧色，“上级规定，挖洞人员年龄要求四十岁以下，身体健康。可纪老师已四十四岁了，而且有胃病。再说，我们肿瘤外科医生只有三个人，本来工作就很吃紧，需要做手术的病人，往往要等个把月；有的癌症患者手术时发现癌已扩散，手术也没有意义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抽调纪老师去挖洞，病人和亲属都很有意见。”

陈书记点上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竭力压住胸中的怒火。挖洞人员名单是他钦定的。伍妹纺显然在指责他。他来侨光工作两年了，还没有一个职工当面说他的不是。要是别的职工，他一定要狠狠地整治一番。可是她不同：高干女儿，卫生局副局长赖照灵的未婚妻。还是忍着点吧！但又不能迁就。不然，她会得寸进尺，目无尊长。

“小伍呀！考虑问题要全面，不可形而上学。”陈书记以长辈对晚辈关怀的口吻说：“挖洞人员是经党委研究决定的。纪铭先需要好好锻炼，使世界观来一个根本的转变，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党委在政治上关心他，在业务上也重用他。高干或有影响的华侨来做手术，我们都是用车接他回医院。至于肿瘤科的工作，党委会作出适当的安排。小伍呀，党委对你期望很大，你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哟！”

伍妹纺悻悻地走下塔楼。陈主平死抱着“左”的一套不放。纪老师继续受歧视，遭打击。有谁相信，一个留美博士、名闻遐迩的“神刀”，月工资只有四十几元？他治的是“急、难、重”症，可评奖金却没有他的份儿。现在，他受伤住院，连看望都不许。这还有公理吗？她决定写材料，向上级告陈主平的状。

今天早上，伍妹纺带着材料先到市卫生局。党委办公室主任说：“纪铭先挖洞的事，我们知道了。你要相信党组织会正确处理的嘛！”

市局不管上省厅。接待她的处长说：“你把报告留下吧！我们研究以后，再和你联系。”

跑了一天，毫无结果。

夜幕拉开了，周围一片黑暗。没有月光，没有星星，只有泪泉河潺潺的流水声。孤独、悲凉、愤慨和忧虑交织在一起，紧紧包裹着伍妹纺的心。一阵阴风吹来，她打了个寒颤，不由加快了脚步。

宿舍楼外静悄悄的。伍妹纺想起今晚礼堂在放映香港故事片，大概人们都去看电影了。平时，她很爱看电影，但此刻一点兴致也没有。于是，她上楼回了宿舍。

伍姝纺躺在床上，白天碰壁的情景不断在脑海中出现。告状没有结果，连纪老师留医的医院地址也没有打听到，她烦躁地在床上翻来复去。蓦地，灯光下，墙上的一幅油画扑入她的眼帘。冰冷的心，顿时暖和起来。

油画的背景是黑沉沉的夜空，灰濛濛的峻岭，半裸的普罗米修斯挥锤在敲打一块黑色巨石，迸射出的一团团火球，照亮了山林、田野和河流。画下方写着：敲打燧石的人。

这是省美术学院一位老教授的新作。今年春节，伍姝纺回家探亲，随母亲去看地区文化局举办的个人画展。老教授的一百多幅作品都是上乘之作。有油画、国画、水彩画，还有工艺画和版画。她一幅幅地品味，进入了迷人的艺术境界。老教授见她如此喜爱自己的作品，便主动提出让她从中挑选一幅。她请教授介绍《敲打燧石的人》的立意，作者便背诵了马克思的一段话：

“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——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，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。”她说就要这一幅。老教授问其原因，她红着脸告诉慈祥的长者：画中人酷象她那敬爱的老师；不但形似，而且神似。当她把油画拿回家时，在家养病的父亲指责老教授丑化“深挖洞”的革命群众：“挖防空洞怎么只穿一条三角裤衩呢！中国人民缺吃少穿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嘛！”他叫她把画烧掉。父女俩便争吵起来。她母亲给丈夫讲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的故事。他不仅听不进，反而批评文化局为资产阶级文艺作品大开绿灯。为了这幅画，她十天探亲假只休了四天。

伍姝纺摘下油画，拿来干毛巾，轻轻拭去上面的灰尘，然后虔诚地捧着，低下头来亲吻这个神话中的英雄。不，是在亲吻她所敬爱的钟情的中国的普罗米修斯——终生敲打燧石的人。二十四年前，刚获得肿瘤外科博士学位的他，谢绝了纽约几家

大医院的重聘，怀着为同胞治癌、振兴中华医学的理想，回到了贫困落后的祖国。尽管冤狱二十载，现在仍旧受到不公平的待遇。但理想未灭，爱国之情不渝。她敬佩他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医德，崇拜他的高超医术，更感激他对自己的悉心培养。他指导她进修业务，热心、耐心又严格要求。她进步很快，不到半年，她这个被人看不起的工农兵学员，便顺利地通过了住院医生的资格考试。现在，她在外科手术方面，已能独立地进行一些难度较大的手术。而他呢？从不过问她的个人生活，不谈工作以外的话，更不开玩笑，冷冰冰的就象雪柜里的塑料板。他这是对现实不满呢，还是二十年的劳改生涯消磨尽了他的七情六欲？然而，恰巧是这种冷峻和深沉，成了吸引她的巨大魅力。她愿意用少女炽热的爱，去温暖他冰冷的心，使冰封的情愫苏醒。他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怯懦。对于不公平的待遇，向来是送来顺受，不申辩，不抗争；对于别人的冷嘲热讽，他充耳不闻，麻木而又迟钝。多少次，她给他解围壮胆；多少次，她为他与领导争辩。而他总是那么两句话：“没关系”，“算了”。不过，她总是原谅他。因为她知道，他还没有平反，身上还套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啊！

现在，枷锁没砸烂，身体却被砸伤了。纪老师，您在哪里呢？我不能去探望你，只能向天公祈祷，保佑你能转危为安。假若你不幸残废了，我愿意服侍您一辈子。买一辆轮椅，我推着您上街，逛公园；我给你唱歌，讲新鲜事……

“笃笃笃”，敲门声打断了伍妹纺的遐想。她连忙把油画挂回墙上，红着脸去开门。

哦，是宿舍管理员。

“伍大夫，你爸和你妈来了，在招待所。他们来电话让你去一

下。”管理员说完，扭身走了，

他们再次来侨光干什么？是来治病，还是谈判婚事？无论为什么，伍姝纺都不愿再见他们。于是，她拿了条毛巾，去卫生间冲凉。

伍姝纺浴罢回房，父母已在宿舍里等她。

“阿纺，今天去探望纪老师了？”李园园笑吟吟地迎了上来。

伍熙升尴尬地从藤椅上站起来，近乎讨好地说：

“我们一早便来了。真担心你出事，骑摩托车要小心哪！你还没吃晚饭吧，让妈去买点什么回来，好么？”

“不是断绝了父女关系么，还来找我干什么？”伍姝纺黑着脸，气冲冲地走近阳台，仰头望着黑沉沉的夜空。她觉得天象要塌下来，有点头重脚轻。

伍熙升站在她背后，内疚地说：

“爸错了。今天来向你道歉。爸有病，脾气不好，请你原谅。”

李园园拉着女儿的手坐下，劝解道：

“阿纺，父母儿女吵吵嘴算什么呀？就是舌头和牙齿，有时也会打架呢！别生气，嗯？”

女儿甩开母亲的手，转过身仍旧望着窗外，撅着嘴不吭声。

伍熙升想打听纪铭先的伤势，见女儿象金鱼似地鼓着腮，不敢多问。他把藤椅搬到女儿身边坐下，陪着笑脸说：

“我和你妈都想通了。在婚姻大事上，我们尊重你的选择。我们相信你不会看错人的。”

李园园说：“等爸爸精神好些，就为你和纪老师举行婚礼。好么？”

父母突如其来的转变，使伍姝纺深为惊诧。看样子，他们

不象说假话。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？莫非赖照灵另有所爱，还是父亲的病情又加重了呢？不管怎样，父母同意与纪老师结合，则是梦寐以求的理想。想到此，她猛地一阵心跳，脸也羞红到耳根。可是，这纯粹是一厢情愿地单相思。因为她至今还没向纪老师表白过爱情呀！如果他是个小伙子，也许她早就挑破了这层窗纸。可他是师长，师生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屏障。她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跨越它。

“哎，下雨了，快进来！”

母亲一声唤，伍姝纺才觉察到下雨了。她走进来，坐在床沿上，下意识地摆弄着闹钟。

伍熙升看到女儿脸色平和一些了，知道许诺已起作用，便问道：

“姝纺，纪老师的伤势怎么样？我和你妈都想去探望他。他在哪里留医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伍姝纺想起父亲骂纪老师的话，心里就窝火。“高干去探望衣冠禽兽、右派、劳改释放犯，不怕被别人说成是敌我不分、丧失立场吗？”

伍熙升一时语塞。

李园园忙给丈夫解围：

“爸爸刚才不是认错了么？一时冲动说错了几句话，你就别记在心上了。俗话说：谁能无过？知错改了就好嘛！原谅你爸爸吧！”

雨停了。伍熙升去了阳台。

李园园悄声向女儿介绍了伍熙升在市第一医院的治疗情况，最后说：“但愿纪老师早日康复。这样你爸的病就有救了。”

哦，原来如此。伍姝纺恍然大悟。父母的转变，为的是让